

对边地民族的一种诗意想象

——罗鹿鸣藏地诗歌解析

李 南

(《人物周报》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 罗鹿鸣在青海的十多年,他的青春、他的梦想全部留在了这里,青海的岁月成为他人生的纪念册,可以肯定,藏民族这个族群已经凝固在他的血液里。这就是为什么在离开青海多年后,他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下这些如一幅幅画的诗篇来,为藏民族塑像,为藏民族歌唱。

[关键词] 罗鹿鸣;藏地诗歌;藏民族;青海;生命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10-04

A Poetic Imagination of Boundary Ethnic Groups

——Interpretation of Luo Luming's Tibetan Poetry

LI Nan

(Editorial Department, People Weekl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n-year stay in Qinghai remains Luo Luming's youth and dreams, and the days in Qinghai has become an autograph album of his life. It is sure that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has solidified in his blood. This is why he picked up the pen again to write these picturesque psalms to describe and sing for the Tibetans after left Qinghai for many years.

Key words: Luo Luming; Tibetan poetry; Tibetan; Qinghai; forms of life

一 对高原地理古典象征的崇拜

对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诗歌写作的罗鹿鸣来说,从青春年少进入人生中年,不但经历了生活、工作上的几次辗转,更经历着灵魂上的“离乡”“返乡”和“回归”。近几年来,罗鹿鸣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喷发期,这与他又重新“回归”诗歌有关——这并不是说前些年他“远离”了诗歌,而是指他重新回到了朋友们的视线,与诗歌、与诗人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诗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担当

思想交流过程的主角”^[1],在完成了多年的人生经验积淀后,他终于怀抱诗歌如期归来。

1984年,罗鹿鸣于湖南衡阳师专毕业后,怀着一腔青春热血,主动请缨前往青海支边,并如愿分配在青海省海西州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工作。也许是大漠孤烟的地理景观给这个来自山清水秀的南方学生一种视觉上的震撼,激发了他内心的波澜,也许是这座荒凉的小城没有更适合年轻人业余消遣的活动,也许是他怀揣的诗歌之梦终于接地气了,总之,他开始了写诗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收稿日期:2014-05-23

作者简介:李南(1964-),女,陕西武功人,《人物周报》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

罗鹿鸣早期的诗,我是读过的,带着所有那个时代青春期诗人的书写特点,热烈,奔放,充满理想与激情,同步于80年代诗歌语境,尚未摆脱公共话语的表达。

2011年,时隔20多年的失联后,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们又接上了联系,这时我才知道,罗鹿鸣不但还在写诗,而且把一方诗歌活动搞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这个时候的罗鹿鸣写了大量的组诗,其中与青海有关的占了不少篇幅。

雄性的橡皮山西边
茶卡与柯柯
一双咸涩的泪眼
盐湖的西边
金滩银滩戈壁滩……

——(《湖边西望》)

对于诗人罗鹿鸣所描述的诗歌场景,我并不陌生,因为我生于青海,长于青海。德令哈这个在诗人海子笔下“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则是我和罗鹿鸣生活的交集处——1986年,我回德令哈探亲,曾经听说过他的诗名,我在西宁打听到了他的行踪,到德令哈之后顺藤摸瓜去见他。我第一次见到罗鹿鸣时,他刚从德令哈二中调到海西州政府当秘书不久,踌躇满志,热爱诗歌,是德令哈当地的顶着支边桂冠的知名青年,也是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

大约是十多年青藏高原生活经历给罗鹿鸣留下的深深烙印,或许是因为他生于南国,重返南国的缘故,青藏高原这片雄奇的土地给予他的精神滋养永远地留在了他的生命中。翻读他的青藏高原诗歌,我发现,他的写作日期和地点——有的是重返青海故地,触景生情写出的,有的是在异乡奔波途中完成的,有的则是在现居地湖南写出的。这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相信,在他的生命中,在他十多年的青海经历中,一定会有某种情结嵌入了他的血液,正如米沃什所言:“我肯定,写作时,每个诗人都是在诗学语言的规定与他对真实事物的效忠之间作出选择”。^[2]我觉得,“效忠”二字实为形象,罗鹿鸣正是在用诗歌“效忠”着他世界的感受。

在罗鹿鸣的诗中,不乏对青藏高原的地域性描

述,并由德令哈辐射到青海各地,辐射到青藏高原,如青海湖、尕斯库勒湖、果洛以及西藏的布达拉宫、南依沟,都是他吟诵的对象,青藏高原的山川河流,湖泊雪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些自然景象屡屡出现在他的诗中。

走过天峻大草原
布哈河美丽而浪漫
一条经绳可以拴住苍天
一片经幡
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玛尼堆,堆积的希望
指引人迹与熊踪
汹涌的藏獒血液
最坚硬的冰原也能切开
向头戴雪盔的神山顶礼膜拜吧

——(《只为远方一泓蔚蓝》)

德令哈所处青海海西州州府,海西州行政区域全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蒙古族、藏族为主的聚集地。那么诗人的诗中不仅仅有代表自然的古典象征,如草原、牧羊人、白马、雪山、湖水、油菜花,又加入了具有明显的异族文化元素,如他在诗中经常写到的朝圣者、念珠、经幡、氍毹、酥油灯、玛尼堆……

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罗鹿鸣的书写资源,在这块心灵高地上,他拨开了都市生活带来的种种迷雾,只为倾情歌唱这片古老而又激发着他诗情的土地。他虔诚又专注,伸出双手来承接来自上天的神启。

二 为融入血液的族群而歌

青海,作为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地,不仅仅有地理上的差异,多种文明形态的浑融还形成了生活、习俗、历史、宗教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作为一个诗人来说,“力图传达出民族艰难的历史和复杂的精神体验,他们的诗篇中渗透着信仰支配下的朴素而圣洁的宗教情怀。”^[3]这也是一个有志于歌咏青海、感怀青海的诗人所努力的方向。

具体到罗鹿鸣的诗歌,显现出青海的地域性、族异性、边界性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篇什占据了相当

数量。如《一个喇嘛的行走》《来生》《牧人的妻子》《土伯特人》《牧牛少年》《青海湖故事》《朝圣》等等,读这些诗,使人感觉到作者有揭示藏民族生活、历史、文化、宗教、现实的指向。

是啊,一个抒写少数民族诗歌的诗人,又怎能不涉及这一切呢?关于民族性,前辈诗人艾青曾有这样的论述:“一个作品之具民族气派,不是因为它仅仅在体裁上和别的民族的作品不同,而主要是由于那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思想、感情具有民族气派。”^[4]

罗鹿鸣有过十多年青海生活的经历,对于藏民族的了解一定比内地的人们丰富,比如他注重在诗歌中糅合进更多更多的文化、宗教因素,这些也为他的诗增添了异质化写作基因。

我在形而上行走
我走得从容,且低着头
我的一切写在红袈裟上
我的内心也如瓜剖
还要红墙何用?
还要白墙何用?
还要黑窗何用?
还要金轮法幢何用?

(《一个喇嘛的行走》)

显然,这是一首与宗教有关的诗,诗人看到了我们任何一个外地游客在青藏高原都能看到的场面——一个穿着红袈裟的僧人从眼前走过。这个景象已经被许多拍客展示过,而到了罗鹿鸣这里,他则进行了更为深层的掘进处理,接下来他写道:“我只管行走,且低着头/阳光的尾巴/爱长就长,爱割掉就割掉/无需法号的鸣唱/无需攀登金顶的荣光/我只管行走,且低着头。”他将自己化身为一个行走的喇嘛,超越了尘世的荣耀、世俗的修行方式,他的表情是漠然的,他的行动是坚定的,罗鹿鸣此时宛如一个高超的匠人,手持刻刀,将这一形象雕刻在永恒的心灵画布上。

此类诗歌,再如《土伯特人》,在这首诗中,罗鹿鸣一反通常的写作形式,采用了一种原始野性般旺盛的“意象组合”,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用糌粑用手抓用奶茶雕塑骨架

站立如大山躺倒如巨原奔驰如羽翼之马
他们将哈达从历史之死线团里拽出来
拽出来成白洁之河流过生与死
涨起诞、婚、节日之方舟……

(《土伯特人》)

关于土伯特人,著名诗人昌耀也曾经为此写过诗,当代著名评论家燎原这样解释:“它是藏族的别称。据昌耀后来告诉我,藏民族至今一直这样自称自己。而在我的感觉中,它与‘吐蕃’一词的发音几乎相同,应该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而作为书面语,‘土伯特’一词仅见于清代初期的文献中,是对于藏族、也包括西藏的称谓。”^[5]罗鹿鸣在青海时与昌耀同为湖南老乡,不仅有情感上的共鸣,也受过昌耀诗歌的影响,他从昌耀的“土伯特人”的指称中,以密集的意象向读者展现了藏民族的生活场景和诗性品质。

在罗鹿鸣有关青海的诗歌中,有一辑名为《为藏族而歌》,他写牧牛的少年,写草原的姑娘,写牧人的妻子,写驯马手……在写到牧牛的少年“西服没有领带/牛仔褲的少年/挥响牧鞭/牧放一群黑雨云”,闯入我们眼帘的已经不是远古时代的牧牛人了,而是一个受现代文明生活浸染的少年牧者形象,他还在其它诗中写过摩托牧羊的新牧业生活方式,这些,都让读者感受到当代藏民族的生活面貌。

罗鹿鸣在青海的十多年,他的青春、他的梦想全部留在了这里,青海的岁月成为他人生的纪念册,可以肯定,藏民族这个族群已经凝固在他的血液里。这就是为什么在离开青海多年后,他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下这些如一幅幅画的诗篇来,为藏民族塑像,为藏民族歌唱。

三 对人类终极命题的多方位探究

我们常说,诗歌就是一种记忆方式——时间、命运、现实、历史。作为一种关乎心灵的艺术,诗歌的功效之一在于解除时间戴在命运头上的魔咒,使其获得一个重生的新生命。于此,罗鹿鸣在青海的工作生活经历尚嫌不够丰沃,他先后到云南、四川、甘肃的藏地旅行考察,并于去年专程深度游历了西藏大地,就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他又背负行囊第

二次奔赴西藏,深入墨脱、山南、珠峰、阿里等地,感受那片高天厚土的壮美与神秘多彩的文化,以激活、唤醒、孕育新的藏地诗篇。

罗鹿鸣的藏地诗歌,不仅仅具备了对独特自然的描述,对藏地文化的反映和思考,还体现出诗人对生命和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呈现出高度自觉的生命意识。如他写的组诗《围绕天葬台》,肉体的消失与强大的精神之间的转换;写《经幡》,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谶纬万世不老,和/这个民族同时诞生/一百万个太阳,滚转于/一百万个世界,冰塔林/流转着沸腾的灵魂”,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塔照耀了世世代代;他写《经塔》,则是与传说中的天堂有关,而他笔下通往天堂的路却如此艰辛……“所有这些东西像泥沙一样流进了作者的头脑和血液,乃至写出来的是一首生存的诗。”^[6]

罗鹿鸣用心感受、体验着藏民族的生活、情感方式,并时时反观自我,校正自我,从心智到写作由一片平地上升到另一个高处。如果说写诗“有用”,我认为对于罗鹿鸣来说,是对他心灵的涤荡、冲刷,是在他的人生中注入了粗砺但坚硬无比的精神养分。

罗鹿鸣的大型组诗《回望青海》《藏地诗画》《为藏族而歌》《重回青海湖》,基本上囊括了他对青海、对青藏高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藏族生活、文化、宗教到历史、神话传说,从自然地理到形而上的追寻,无一不体现出他对这片神秘土地、尤其是这片土地之上的藏民族的无边热爱。“有所爱这件事,对诗人而言,是意味着将它揽入自己的空想之中,在空想中将它抱紧取暖,将自己的灵魂渗入于此,而给予生命。”^[7]随着他的生活变迁,经验

发酵之后,他具有了另一层意义上的“回望”——不仅仅是故地重游式的,而是如牛在反刍、消化着他原初对青海、对青藏高原的种种认知。

可以说,正是青海的生活经历锻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罗鹿鸣,对于生,对于死,对于活着,他有了一种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高原生命的极致性也拓宽了他的视野和胸怀,成就了罗鹿鸣的思想能力和诗性品质。

这些,来自于他结缘青海与青藏高原的无悔的人生。

参考文献:

- [1] 尼·斯特内斯库. 艺术的需要[M]// 桑塔雅纳, 艾兹拉·庞德, 艾略特, 等. 西方现代诗论. 杨匡汉, 刘福春, 编. 陆象淦,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8: 676.
- [2] 切斯瓦夫·米沃什. 与古典主义争吵[M]// 切斯瓦夫·米沃什. 诗的见证. 黄灿然,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98.
- [3] 刘晓林. 行走在云中, 追赶光的脚步[N]. 江南时报, 2014-07-02.
- [4] 艾 青. 诗的形式问题[M]// 艾 青. 诗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99.
- [5] 燎 原. 昌耀评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93.
- [6] 崔卫平. 郭路生[M]// 崔卫平. 积极生活.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3.
- [7] 赫 赛. 疗养客[M]// 赫赛如. 赫赛如是说. 林 郁, 选编.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175.

责任编辑: 黄声波